

21世纪年度小说选

2003
中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3 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1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

ISBN 7-02-004446-8

I. 2… II. 人…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887 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王鸿宝 责任印制: 张文芳

2003 中篇小说

2003 Zhong Pian Xiao Shuo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36 千字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22.375 插页 2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5000

ISBN 7-02-004446-8/1·3377

定价 29.80 元

出版说明

我社自 1977 年起,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1994 年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21 世纪肇始,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我社决定恢复中、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

恢复出版的中、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21 世纪年度小说选》,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长期做下去的决心。《21 世纪年度小说选》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编一册,于次年元月出版;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应我社之邀,对当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广泛的研讨,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严格进行编选。在此,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灾星出世	徐景阳(1)
老同学白汉生之死	胡发云(55)
广岛故事	叶广芩(148)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徐 坤(175)
谢雨的大学	钟求是(232)
淡绿色的月亮	须一瓜(277)
秘书长	杨少衡(320)
城春草木深	金仁顺(359)
婚姻穴位	胡学文(396)
祝涛的事情	张 虹(443)
北京候鸟	荆永鸣(475)
秋飒爽还想在北京打工	马忠静(523)
怀恋一个男人的三个瞬间	老 猫(561)
投降	凡一平(599)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张 欣(639)

灾 星 出 世

吃屁是个动宾结构，这里做名词用，因为它是一个人的外号。谁也说不清这外号是谁起的、什么时候起的，反正在他七岁那年，吃屁成了全院的知名人士。

那是一个炎热夏天的中午。吃屁和毛毛虫爬上了城墙。当那颗致命的石子飞来的时候，他正站在城墙边上往下撒尿。一个八岁男孩的撒尿能力是很强的，不仅可以尿得很远而且几乎什么时候想尿都有。由于城墙是下宽上窄，要想把尿直接撒到城墙根的虚土上不是件容易的事，男孩们经常比谁尿得远。当他得意地听到尿撒到虚土上隐隐传来的声音时，身边有一声异样的闷响，毛毛虫随即倒在了他身旁。吃屁惊异地望着毛毛虫瞪大的眼睛和微张的嘴，剩下的尿没尿出去。毛毛虫的额头左侧有一个三角形的洞，那个核桃大小的洞开始是白里透粉的，但也就一眨眼的工夫，鲜红的血就冒了出来，随后又藏进了他的头发。他的撒尿家伙还露在外面，指向前方，样子很滑稽。吃屁那已经塞回去的撒尿家伙把剩下的尿撒在了裤裆里却浑然不觉，只顾狂喊着“开瓢啦！开瓢啦！”然后茫然四顾。

城墙里面是他们居住的院子，省委大院。虽说省委已经改叫革委会了，但人们仍然习惯地叫它省委大院。大院的北面和东面是明代的旧城墙，西面和南面是大马路。城墙外面是一片开阔地，那里长满了杂草，杂草的尽头是一条林带，林带外面是

铁路。这个顺序是由南向北，因此他们把铁路那边叫铁道北。这地方平时就很少有人涉足，在这个炎热的中午就更是阒无一人。

躺在那的毛毛虫头上的血已经流下了一摊，血渗入城墙上的黄土，变成了黑紫色。他的狂喊像大旱天薄云里的雨，被周围的空气吸收得一干二净，没有任何回应，他感到大祸临头。想下去叫人，又不敢把头上有个窟窿的毛毛虫一个人留在城墙上。情急之下想起了他刚刚离开不久的老家的人们平时最常用的止血办法：不管哪破了，用一把细面面土捂上，血一会儿就止住了。他就地找了个细沙土厚的地方掬了一捧跪在毛毛虫身旁，大声喊着“闭上眼睛”，然后把一捧土捂到他脑袋的窟窿上。不一会儿，血真的止住了。

吃屁和毛毛虫并不是朋友。吃屁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当别人上幼儿园的时候，他还在离城六十里的老家跟着堂哥放牛。直到两年前，他才成了省委大院的孩子。吃屁的亲爸在他还不省人事的时候就因公殉职了。长大一点后他听妈说，他爸有点像列宁身边的那个瓦西里，带病押了一列车粮食去救灾，到头来却把自己给饿死了。“活得正啊！”一提起他爸，他妈总是用这句话结尾。

他妈嫁给他现在的爸是两年前的事。继父是他爸当年的同事，现在已经是省委领导的秘书，只有一只耳朵，另一只在小时候被土匪绑票时割去了。人们都说这人浪漫、仗义，自他爸死后一直照顾他们。他妈嫁给这人后就在省委管行政处仓库。她管仓库后，那些用惯了公家免费物资的人就不喜欢她，因为她不像她的前任那么通人情，不懂得睁一眼闭一眼。由于她恪尽职守，有人说她“给个棒槌就当针（真）”，于是送她个外名叫“棒槌”。不过好在每过一两年她就要生个孩子，所以仓库的大门不会总关得那么严。吃屁在整个小学时代，添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吃屁和毛毛虫那天是偶然碰上，他俩一起上城墙是因为很无聊。毛毛虫说爬吧，看谁快。吃屁说爬就爬，慢的要叫快的一声好听的。结果毛毛虫比吃屁快，吃屁不服气，要再比谁尿得远，毛毛虫还没尿就被开瓢了。开瓢是那时男孩们打架的最高境界。

他知道开毛毛虫瓢的一定是铁道北的人。他们经常开仗，用的都是石头。省委大院的男孩们居高临下，用手扔或用弹弓射。铁道北的男孩们主要是用一种投石器。这种投石器是用两条绳子中间固定一块皮子或布，把石头放在那块皮子或布上，然后抡起来，甩出去。据说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办法，投石距离很远，但准确性差。省委大院的孩子们没人用这种东西，都说它很土。土，是男孩们评论外院的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吃屁最怕别人说他土。如果吃屁后来能从电视上看到巴勒斯坦青年和以色列人开仗也在用这种投石器的话，肯定还会说，就拿这玩意？真土！嘴角上撇着鄙夷。不过他要是知道他们后来用人体炸弹开仗，嘴就肯定不会撇了。

战斗往往是铁道北一方挑起的。他们一看见城墙上有人，就会高声骂战，省委大院这边便以石子回应，因为他们根本骂不过人家。于是战斗开始。虽然铁道北的弹药比他们充足，铺设铁路路基的石子几乎是取之不尽，在吃屁经历的多次战斗中，从未有人受过伤，更别说开瓢了。今天他们不宣而战，第一颗石子就开了毛毛虫的瓢，而且，把他放倒了，而且，他再也没起来。

毛毛虫被抬下城墙的时候还对吃屁扬了一下手。他是被大人们抬下去的，其中有他爸。大人们是吃屁叫来的，当时他们正在开会，批斗一个老头。

毛毛虫后来死在了医院里，据说是破伤风，是吃屁那捧土害了他。这事使吃屁扬名全院，因为大人们在颁布禁止男孩们上城墙的禁令时，吃屁二字总是在被不断地重复。好像没有谁遵

守这道禁令,它只是让男孩们在爬城墙的时候多了一分刺激。

省委大院是个名副其实的大院,分里院外院,里院是办公区,外院是生活区。大院里的孩子数以百计,由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区域又分成若干伙。一伙少则四五个、多则十几二十多个,每伙都有一两个头,说起来就是张三他们伙或是李四他们伙。各伙实力不同,活动范围也不同,有一种自然形成的界线,一般井水不犯河水。偶尔也会有冲突,但很少打得头破血流。

吃屁没伙。这意味着他没有固定的伙伴。对一个男孩来说,这是件很糟糕的事。因为在面对所有冲突时都势单力薄。更糟糕的是,人是所谓社会动物,缺乏了归属感,总是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一个还没学会对付孤独、身体也不够强壮的男孩。吃屁总想努力改善他的处境。但阴错阳差,总是事与愿违。

毛毛虫死在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吃屁在经历了一次令他心惊胆战的事故后,开始了他的第一个漫长而无聊的假期。

一天上午,吃屁听到院子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他们在一个大沙堆上玩沙子。沙堆很高,有的在掏洞,有的在从顶上往下跳。吃屁也去掏洞,这方面他一点不比别人差。不一会,就掏了个最大最深的洞,快能钻进去了。周围的孩子都围过来看,因为他们掏的洞总在很小的时候就塌了。吃屁很得意,正准备传授他的秘诀的时候,嘎蹦从沙堆顶上一跃而下,把他的洞给砸塌了。

吃屁涨红着脸质问:你干甚要砸塌爷的洞?

嘎蹦一副挑衅的样子:爷就砸了,你还能咋?谁让你来的?这是爷们的。

算球基本事,往沙子上跳。有本事你从那个墙上往地下跳。

你有本事！你跳爷就跳。

不跳就是个球！

球才不跳！

孩子们都围过来看热闹。沙堆边上有一堵两米来高的墙。吃屁顺着沙堆爬上墙头，走到没沙子的地方，鼓足勇气跳了下去。嘎蹦不甘示弱，也在同一个地方跳了下去。孩子们一阵欢呼。

嘎蹦一脸不屑地看着吃屁：你要是跟爷比胆大，就先试试这个。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根两寸多长的针。他把针举到吃屁眼前说：有本事你把这个扎进肚脐里。

吃屁一下脸刷白。但他硬撑着说：你敢爷就敢！

嘎蹦说：这是爷的绝活。说着撩起上衣，拍了拍肚脐：看好了！只见他右手三指捏针，照着肚脐就扎了进去，外面只留下半寸长。孩子们又一阵欢呼。

嘎蹦夸张地一扬手，拔出了针，递到吃屁面前说，该你了。

吃屁觉得那不可能。其实那是嘎蹦跟他叔叔学来的一个非常拙劣的魔术。在针扎向肚脐的时候，捏针的中指伸长，把肚脐顶得深陷进去，看起来像是针扎进去了一样。可吃屁不知道。一想到把针扎进肚脐，他的肚子已先疼起来。见他在犹豫，周围的孩子开始起哄了。情急之下，吃屁看到地上有条毛毛虫在爬，一把就抓了起来：扎针算个球，你敢吃吗？还没等嘎蹦说话，他就把毛毛虫扔进了嘴里，直嚼得绿汁四溢。

周围霎时静了下来，嘎蹦看着他的嘴说：你真恶心。扭头走了。其他的孩子也一哄而散，吃屁心里和嘴里一个滋味，又腥又苦。

吃屁第一次试图融入大院孩子堆的努力就落了这么个结果：还是没人跟他玩，人人都说他恶心。

秋天开学以后,吃屁第一次有了伙。

吃屁上下学总是一个人走。学校不远,走路十分钟,省委大院的孩子一般都在这里上学。每天他都要路过一个神秘的小院。小院漆成绿色的门总是关着的,里面竖着高高低低蛛网一样的天线。偶尔从门缝往里张望,从未见过里面有人。

那天他走在放学的路上,像平时一样边走边玩。路过一个厕所,他拐了进去。就在他快要尿完时,一个人从外面冲了进来。这家伙比他高两年级,外号叫翻斗车。他进来一看见吃屁,就上来把手伸进他的书包,然后又迅速地回到尿池子的另一端,喘着粗气开始撒尿。吃屁正诧异他在自己的书包里搞了什么名堂,一个成年人追了进来,二话不说就开始搜翻斗车的身。翻斗车一边哗哗地尿着,一边作态地叫喊:干啥,干啥?那个成年人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一脸的恼怒:你说干啥?我们的电子管都让你们偷完了。我看你们连电台都想偷。

吃屁傻呆呆地站在那看着。翻斗车说,什么电子管,我见都没见过。那个男人搜完了他,一无所获,顺手一把抓走了翻斗车的帽子。翻斗车边提裤子边往外追:拿来,拿来,你凭甚拿我的帽子。

吃屁走出厕所,看到他们朝那个神秘的小院走去,忽然觉得书包格外的沉,立刻朝相反的方向走,越走越快。他猜出了翻斗车在自己书包里藏了秘密,既紧张又兴奋。他来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把背在后面的书包挪到胸前,慢慢伸进手去,触到了一个十分光滑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个像灯泡一样的家伙,亮晶晶的,这就是他们说的电子管吧?他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但看起来很珍贵。他急切地等着翻斗车来找他,可直到午饭时间他也没来。

那天下午翻斗车到教室找他。他像个地下工作者那样给翻斗车打了个手势,然后悄悄地把电子管塞给了他。翻斗车很欣

赏他这一手，邀他下学后等他，和他一起走。吃屁就这样有了伙。

翻斗车他们伙是那个年龄层次中势力比较大的伙，大概有十几个差不多大的男孩子。男孩子们一成伙，胆子就大了起来，大人们忙着搞阶级斗争，一天管不了他们几分钟，于是就生出了许多鸡飞狗跳的事情。

二

吃屁跟了翻斗车，着实威风了几天。他整天跟在翻斗车屁股后头，手里拎着根不知从哪拣来的粗铁链子，有一尺多长，一甩一甩地哗啦啦响，神气十足。不过谁也没拿他那根铁链子当回事，包括翻斗车他们伙的元老们，他们一致认为他不过是走在老虎前面的那只狐狸。但很快，人们对他刮目相看了。

事情得从盒子说起。

盒子他爸是最早被打倒的那批黑帮中的一个，后来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那天在礼堂批斗完盒子他爸，翻斗车他们伙遇到了盒子。盒子比翻斗车高，可翻斗车他们人多势众。他们挡住盒子的去路，让他站在路边的一个土堆上，要像斗他爸那样斗他一回。盒子连走带跑地逃了，男孩们追着他扔石头。

没过多久，翻斗车他爸也被打倒了。那些日子翻斗车没了威风，走路总是溜着墙根。一天，从食堂打饭出来的盒子遇上了放学回家的翻斗车。他转身把饭盒放在一个窗台上，走上前去，抡圆了给了翻斗车一个大耳光，然后端起饭盒回家了。翻斗车捂着半边肿起来的脸，呆呆地站在那，看着盒子扬长而去，两人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这一幕许多打饭的人都看见了，但他们都当没看见。只有

跟在翻斗车身后的吃屁哗啦一声抖开了那条跟他形影不离的铁链子，两眼死死盯着盒子的背影，看样子只要翻斗车稍有表示，他立刻就会冲上去。可翻斗车似乎被突如其来的耳光打蒙了，除了捂着脸，一点反应也没有。

一阵轻轻的笑声让翻斗车醒过神来，发笑的是狗球。狗球边走边说，今天晚上礼堂演五指山红！旁边的人都跟着笑了。

翻斗车气得不轻，恨恨地说，你给爷等着。

吃屁立刻跟着说，等着！

自从挨了盒子的大耳光，翻斗车的威望下降了许多，只有吃屁依然对他忠心耿耿。

耳光事件后不久，天就冷了起来。这时男孩们的主要活动是滑冰。别以为是穿着冰鞋滑，那时没几个人有真正的冰鞋。大部分男孩是滑冰车，自己动手做的。标准的冰车是在两根四五十厘米长的四棱木上固定住两条铁丝或钢筋一类的金属，然后用木板横向固定这两条四棱木，一个冰车就算做成了。当然，要想让它行走还少不了两根冰锥，它们一般是用钢筋做成的，一头安上个木把，一头被磨尖。每当冰冻得足够硬、足够厚的時候，冰面上就驰骋着滑冰车的孩子们。他们跪在冰车上，双手各持一根冰锥，把冰车滑得风驰电掣。

翻斗车是做冰车的好手。他最先在冰车上使用三角铁，避免了冰车在拐弯时打滑，于是在追逐游戏中无往而不胜，让所有的人都对他羡慕得要死。

正当三角铁冰车所向无敌的时候，狗球做出了一种叫做独轮车的冰车。这种冰车体积很小，后高前低，滑的时候要蹲在上面，用两根很长的冰锥来保持平衡和输出动力。由于它的着冰面积比三角铁冰车小得多，所以速度快了许多，而它的灵活性更是三角铁所不能比的。但掌握这种冰车的滑行技术不是件容易事，当在场的人试了谁也滑不了以后，狗球得意地玩了几个急转

弯和急刹车。于是大家认定这一定是旧城人的玩意。

顺便说一句,在这个省会城市里,所有的党政军机关以及报社、电台、大学和大医院都建在新城。在省委大院的孩子们眼里,住在旧城的都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连铁道北的都比不上。只要一说是旧城的,那就意味着一个字:土。

既然是旧城人的玩意,肯定会遭到排斥。于是谁也不带狗球玩。狗球知道人们是在嫉妒他,他不在乎,甚至很得意。所以每当下午冰场上男孩子们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的时候,狗球一定在那自由穿梭,自得其乐。这让吃屁又羡慕又妒恨。

那天谁也没有注意狗球是什么时候来的,反正他还是得意而孤独地玩他的独轮车特技。他确实玩得越来越好了。他可以不用冰锥辅助而连续地急转弯,还可以从大冰车过不去的地方从容穿梭。他的姿势越来越优雅,那个小独轮车好像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两只长冰锥成了善舞的长袖,在他滑行的时候不是俗气地拖在身后而是漂亮地划着弧线。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狗球的表演,但出于不知是嫉妒还是鄙视的默契,谁都不和他打招呼。不过他们还是分了一点心,游戏得不像以往那么专注。

吃屁和翻斗车一伙。他们七八个人追逐另外七八个孩子。看着表演车技的狗球,吃屁对翻斗车说,看那狗日的跳得多欢,爷真想敲他一顿。翻斗车说,你去跟他找个岔。吃屁把棉帽子往头上按了按,眼里的带着邪气的坏笑让翻斗车一辈子也忘不掉。他把冰锥子用力一杵说,看爷的。

谁也没注意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谁也无法肯定吃屁事先不知道后果。他高速冲向狗球,一下把狗球撞得看不见了,只有吃屁跪在他的冰车上停在那里发呆。片刻之后,忽然有人喊:淹死了!狗球要淹死了!所有的冰车滑向吃屁,在他周围停了下来。

吃屁面前有一个不太大的冰窟窿。可能是大人们凿出来给

鱼透气的。冰窟窿上的薄冰已经被狗球砸开，他的独轮车漂在上面。男孩们赶到的时候，只看见狗球最后扬了一下手。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拣起狗球留在坚冰上的长冰锥，趴在冰窟窿边缘上搅动冰水，指望狗球能抓住冰锥子爬上来，可是狗球没再出现。

有人喊了一句：快去找他爸！然后就有几个孩子跑了。吃屁始终跪在他的冰车上，这时忽然放声大哭。

那年冬天的冰上游戏从那天下午就戛然而止了。虽然大人们对各自己的孩子发布了禁令，但男孩们并不是因为这个才不去的。他们的一贯原则是，做大人们禁止的事情才有意思，当然前提是不要让大人当场抓住。他们不去是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怀疑吃屁是故意把狗球撞进冰窟窿的，虽然谁也没有明说。当大人们把狗球的尸体捞上来的时候，他们看到吃屁的眼睛很惊慌，他的惊慌感染了所有人，好像他们都是同谋。从此他们怕去那个冰场，用现在的话说，那里是他们胸口永远的痛。

翻斗车从此有意无意地对吃屁疏远了。他虽不愿承认，但心里知道，自己有点讨厌他，还有点怕他。

当男孩们不去里院滑冰车以后，那里安静得有些肃杀。政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派组织都在不断地把对立面的人抓来看押、拷打，关于淹死一个小孩的议论很快就被其他更重要的新闻淹没了，就像狗球掉进去的那个冰窟窿，几天后就被冰雪掩盖得了无痕迹。

然而记忆可以被尘封，也可以被激活。关键是看有什么样的契机。

吃屁对翻斗车的疏远大惑不解。他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自己为别人两肋插刀，却招来这个人的厌弃。他一气之下成立了独立大队，自任光杆司令——自己跟自己玩。

其实别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大人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今天张三他爸关了李四他爸，李四便不再到张三家；明天王五他爸打了陈六他爸，陈六和王五立刻成了仇人。男孩们原本松散的伙转眼间分崩离析，晚饭后大院路灯下嬉戏得鬼哭狼嚎的孩子们一时都乖乖地呆在了家里。

吃屁不是个在家里呆得住的人。他经常悄悄地到处闲逛，出现在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像个幽灵。

里院本是有解放军站岗的。但有一段时间大门口已经没有了解放军，他们奉命不与两派组织发生任何冲突，所以撤了所有的岗，里院立刻成了男孩子们的天堂。他们在里面拣各种东西，大部分是办公用品，他们管那叫发洋财。

那天下午天色阴暗，吃屁到里院去发洋财。但除了那些破蘸水笔杆、空墨水瓶和秃毛笔头以外，没见到任何新鲜玩意。他百无聊赖地绕过主楼，想到后面的那座小楼看看有什么值得一“拣”的东西。刚绕过去，他不由自主地停在了一棵树下。在那里，能看到人工湖，冰雪覆盖的湖面安详寂静，吃屁没来由地望着那里发起了呆。忽然，他听到四楼一间办公室的窗户呼啦一声打开了，只见一个人别别扭扭地站到了窗台上，两手扶着窗框，回过头和什么人在说话，语气很激烈。突然，他掉了下来，带着一股风声。吃屁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他看到那扇窗户里有人伸出头来往下看了看，然后就没任何动静了。他跑到那人跟前，看到他还在喘气，血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是粉色的，还带着好多气泡。

后来好多大人跑来，他们围着掉下来的人议论着，争吵着，谁也没注意到这个最先到达现场的小男孩。吃屁在乱哄哄的人群里转了一会，忽然像下定决心似的跑开了。他去找翻斗车。

翻斗车听到吃屁在门外的喊声时正在家里削一根木棍，打算把它削成一把宝剑，手柄已经削成了。他听到吃屁不止一次

地喊“你爸摔死了”的时候，拎着那根棍子冲出来说：“你爸才摔死了呢！你们全家都摔死了！”

吃屁很委屈：“球才骗你呢，爷亲眼看见的。不信爷现在领你去。”

翻斗车用手里的棍子指着吃屁说：“你要是敢骗爷，爷让你爬也爬不回来。”

吃屁的喊声早已引来了许多邻居的大人和小孩，他们跟着吃屁和翻斗车去了里院。

虽然事实证明吃屁没骗人，可他也没得到什么褒奖。相反，人们的记忆忽然复活了。他们想起了毛毛虫和狗球，现在又是翻斗车他爸。于是一种说法流传开来：这孩子是个灾星，什么事跟他一沾上边准好不了。

三

灾星的名声使吃屁寂寞了好长一阵子。老实说，他还不懂什么叫灾星，其他孩子也未必懂，但一个人的坏名声一旦被默认，这个人就被贴上了某种标签，要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吃屁做了很多努力。他首先要做的事，是想加入红小兵。

那是一个泛政治时代，人们对“政治生命”非常重视，小孩也不例外。对于吃屁来说，政治生命就是和大多数孩子一样，能戴上红袖章，在学校开某些会议的时候，不被老师宣布为可以先走的人。往文了说，就是不游离于集体之外。

吃屁的理想在他爸被关起来后格外强烈起来。其实他爸不是什么大官，只是个大官的秘书。因为政审不合格，他入不了红小兵，就努力想做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但一不小心，努力劲大了，使他的目标离他更远了。